

孔子“瑟教”谭

郭永秉

不知道是先秦时代已经有了“由之鼓瑟”的本子,还是虽没有这种本子,但已经出现了把“由之瑟”误会成“由之鼓瑟”的趋势,我们只能肯定,至晚西汉时代已有将此章旨理解为孔子批评子路弹瑟不中儒家中正标准的说法。

《论语》记载的孔子和弟子的生活场景中,曾三次出现“瑟”。元代曾著有《瑟谱》,深谙琴瑟之道的熊朋来,在一篇《瑟赋》中说:

胡不观于《鲁论》乎,孺悲之所闻,点尔之侍坐,由也之在门,弦歌之声,比瑟以传。《元文类》卷一“瑟”成了孔门重要的教化工具,《瑟赋》称之为“瑟教”。“点尔之侍坐”,即《先进》篇四弟子侍坐,与孔子畅论理想的轻松对话,曾暂被孔子点名问到内心想法时,正在鼓瑟,他放下瑟之后,说了一段富有浪漫色彩、出世情怀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但被孔子称赞,也在整部《论语》中呈现出别样的风致而为世人熟知。

不过,“孺悲之所闻”“由也之在门”这另外两次出现“瑟”的地方,文意脉络却都有点费斟酌。《论语》部头虽不大,要读懂却不易,文本本身的问题、上下文背景的欠缺、对古人生活的隔膜、对语言的理解出入,都是困难的地方,这两章集中体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我想顺着古今学人的思路,谈一些粗浅的读后感想,聊博博雅君子一哂。

《阳货》关于“孺悲之所闻”的一章,只有二十四字: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有的本子在“辞”下有一个“之”字,因为并不妨碍句意,不必论。据《礼记》记载,孺悲因一个叫恤由的人的丧事,奉了鲁哀公命向孔子学丧礼,所以也算是广义上的孔子门人。孔子为什么不见孺悲?孺悲是召见孔子还是亲自来见?将命者所奉的孔子命还是孺悲的命?歌声是要让将命者听到还是孺悲听到?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明托病拒见,却又要“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圣人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不是做到了“诚”?古往今来,言人人殊。

这一故事,无论发生在学士丧礼之前还是之后,大概首先应该承认孺悲是孔子的晚辈。这样的话,孺悲似乎不应倨傲到召唤孔子见他的地步,否则鲁哀公也不至于再派他跟孔子问学,受

教于孔子之后的孺悲则更不当轻率如此。所以“将命者”,不该像有些人所说是孺悲派来的,而是孔家的传命之人。《礼记·少仪》:

闻始见君子者,辞曰:“某固愿闻名于将命者。”不得阶主。适者曰:“某固愿见。”罕见曰:“闻名。”亟见曰:“朝夕。”

常见、不常见的,地位有尊卑之别或者是相当的,都有各自正式拜访的仪节,但一般都要通过“将命者”报信。孔家所用的将命人,在《论语·宪问》中有“阙党童子”: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这个童仆给孔子干应门儿的活,却不太懂得礼数,急于求成,孔子在客人面前批评了他。如果是一般闲暇时私见,《少仪》则规定:

尊长于己踰等,不敢问其年。燕见不将命。

即可以不用通过中间报信的人直接拜见。由此可见,孺悲虽非召见孔子,却是一次较为正式的拜见,应该是他亲自持辇来到孔府的。孔子为什么不见孺悲呢?今天已经没有可靠的推测依据,如果我们姑且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人的一种说法,那大概是因为孔子不太看得上他。《说苑·指武》:

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

对于看不上的人,自然可以称病不见。至于为何在称疾谢客之后,又“取瑟而歌”的问题,宋代邢昺给《论语》作《疏》认为,这是孔子“又为将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将命者闻之而悟己无疾,但不欲见之,所以令孺悲思之”。意即这瑟声、歌声,是同时给传命人和孺悲听的,乃要让孺悲知道:我没有生病,就是不想见你,同时也是让传命的人不至于因为访客的盛意而来回进出折腾、为难。

很早就有人觉得,孔子这样做很奇怪,至少是“不诚”的(例如《朱子语类》卷四十七引“南康一士人”之说),清人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见《论语集释》)引)对此有一个说法:

辞以疾是古人之通辞,不得谓之不诚。以疾为辞,其人自当会意,然又有真疾者,孔子于孺

悲正欲使其知其非疾,故取瑟而歌,正见圣人诚处。

其意谓辞以疾病只是一个惯用的客套话而已,不能光从表面的意思理解,孔子正是要孺悲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病不见,所以才这样做的,恰可见其“诚”。立说可谓巧妙。不过如果是真不愿意见,孔子大可请传命者直接回绝(如不见季氏家臣阳货那样),不需费如许周章,林语堂先生甚至说这是活泼泼孔子的恶作剧(《论孔子的幽默》),但对孺悲这样跟孔子并不是那么亲近的人,似亦不完全合适。朱自清先生在名著《诗言志辨》中,提出了我认为迄今最好的解释:

历来都说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并非真病,只是表明不愿见。但小病未必就不能歌,古书中时有例证;也许那歌辞中还暗示着不愿见的意义。若这个解释不错,这也就是“乐语”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14页)

佩弦先生的意思是孔子大概是真有疾而不见,也有可能同时是主观上不愿意见,一二款曲都在歌词当中示知孺悲。张须(煦侯)先生1948年发表的《论诗教》中也谈及:

窃谓此所歌之诗篇,必孺悲所曾习之者。孔子此举,不唯使知无疾而已,又必使之闻歌而知其取义所在,然后教诲之旨因乐而传。(原载《国文月刊》六十九期,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8页)

其说与朱说颇为近似,惟在孔子是否真疾这一点上,看法有些区别。我想给佩弦先生的新解补充一个证据。“取瑟而歌”的“取”字,似乎前人未多注意,这里为什么不径言“鼓瑟而歌”“奏瑟而歌”“倚瑟而歌”[《史记·张释之传》“使慎夫人鼓瑟,上(指文帝)自倚瑟而歌”,司马贞《索隐》:“谓歌声合于瑟声”]或者“抚弦而歌”?似乎值得措意。“取”的意思是拿过来、拿出来,跟“陈”可以是相对立的动词,比如《礼记·丧大记》讲“凡陈衣者实之篋,取衣者亦以篋”,陈放和拿取殓衣都要用竹箱子。“取瑟”似乎正是提示我们,孔子的瑟当时并不在孔



舞剧《孔子》剧照 资料图片

子身旁可及的近处摆着,是主动把瑟拿来、取出来,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春秋时候的士人,“瑟”是需要伴随在侧的,《礼记·曲礼下》: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日常宴飨、言谈、燕处往往要用到琴瑟,《诗经》所谓“琴瑟在御”。但一旦有“故”即“灾患丧病”(见《曲礼》郑玄注),则要撤去琴瑟。《仪礼·既夕·记》:

有疾,疾者齐(斋),养者皆齐(斋),彻琴瑟。

《大戴礼记·保傅》说天子从“处位不端、受业不敬”到“隐琴瑟”一系列行止的差别,都是“太保之任”。可见琴瑟不能随便撤隐,这是一个基本行为规范。而撤去琴瑟,为的是没有音声的干扰,宜于静养。揣想孔子的瑟,在将命者进来报信时也许已被放到一边稍远处或者是匣子当中,故特意言“取”的。所以孔子的“辞以疾”,很可能如佩弦先生所言正是当时的实情,而不是纯粹的托辞虚语。虽以疾谢客,而必欲施乐教于自己并不器重的人,这不正是孔子在努力地“有教无类”么?

“由也之在门”事见《先进》: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翻检现在最通行的《论语》读本——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他把“由之瑟”一句翻译为:“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来弹呢?”并解释说:“这里孔子不是不高兴子路弹瑟,而是不高兴他所弹的音调。”杨先生的理解,代表了当下的通说。

但这种解释有一个问题,杨先生好像是把“奚为”的“为”理解为动词“弹”(评法批儒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等所著《论语批注》的注解部分就明确把“为”解释为“弹”,见此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238页),这却是错误的。清人王引之早已指出,“奚为”就是“何以”的意思,他说:

为,犹以也。……高诱注《吕氏春秋·期贤篇》曰:“于,犹在也。”言由之瑟何以在我之门也。《《经传释词》卷二。又,参看杨树达《高等国文法》,266页)

用白话文说,就是“由的瑟为何

在丘之门”的意思,“由之瑟”,自然是仲由(即子路)的瑟。可孔子这句话,怎么就导致了“门人不敬子路”呢?我目前看到的最能够自圆其说的,是威利(Arthur Waley)的《论语》译注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 p156):

The Master said, Yu's zithern has no right to be in my house at all. Whereupon the disciples ceased to respect Tzu-lu.

威氏在第一句之后还出脚注说明:

i.e. Tzu-lu has no right to call himself a follower of my Way. The sê was a 25-stringed zithern.

威利的翻译和注解,粗看十分扎眼,他怎么能翻译得如此口气决绝?仔细体味,我以为他大概是了解并赞同王引之的说的,推测威氏是把“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理解为反问句,即孔子并非真的想知道子路为何把瑟放在他家,意思是:“由的瑟怎么可以在我孔丘的门呢?”所以他舍弃了传统的“子路鼓瑟,不合《雅》《颂》”(东汉马融说)一类路数,直接意译成“由的瑟完全没有权利放在我家里”。根据脚注的意思,威利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子路已经不能称自己是孔子之道的信徒。循着这样的思路,去理解孔子的这句话,当然是出言很重的,引发门人的不敬可说顺理成章。北宋程颐和弟子的问答曾提到这一章的章旨:

潘子文问:“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如何?曰:此为子路于圣人之门有不和处。伯温问:子路既于圣人之门有不和处,何故学能至于升堂?曰:子路未见圣人时,乃暴悍之人,虽学至于升堂,终有不和处。《《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伊川杂录》》这章的内容大概在宋儒那儿已经不大可解。可能程颐已经看出,这一章并非在讲子路弹瑟的音调好坏、是否合于《雅》《颂》,实际已经关系到孔门内部的齟齬不合。骆玉明先生曾怀疑如果只是为了鼓瑟,孔子和门人的反应都有些“小题大做”,